



贝壳是大海的声音

童孟侯

贝壳，几乎是最普及的“民间收藏”了，很多人都拿得出几枚贝壳来。

贝类是一种神奇的动物，微小的幼虫从卵中孵化后，经过几天或者几月的浮游，终于在海床上定居，然后就开始分泌出坚硬的外壳，再经过一段时间，就成了人们常见的软体动物的模样：体软无足，身负坚硬的防护壳。奇怪，它没有图纸，也没有构想，也不懂3D打印，怎么能造出了比人类建筑师造的都漂亮的“房子”？贝壳的式样和花纹千姿百态，美术家望尘莫及。

我喜欢贝壳，收藏了满满一脸盆。当然，世界上的贝壳成千上万种，要靠一个普通百姓来收藏怕是收不全的。比如贝壳中的“巨无霸”砗磲，大的有圆台面那么大，即使得到一个，我如何扛回家（我只能收藏用砗磲打造的金线手串）？再比如小的贝壳比小指甲还小，放在抽屉里找都找不到。我只收藏那些赏心悦目的贝壳，挑出部分贝壳放在红木果盘里，呈现给读者——

中间顶角的两枚是黑星芋螺，壳表的斑点随意“排列组合”，千变万化，要找到两枚相似的都很难，要是给它一些彩色，不知会变出什么五彩缤纷来呢。

右上角的叫黑星宝螺，它是人们最喜欢的海螺。也许因为它漂亮油亮光亮，也许是散文家把它叫做“虎皮斑纹贝”，于是更惹人喜爱了。

黑星宝螺下面的红斑钟螺是粉红色的，这在海螺大家庭中独树一帜，显得那么多情，它是极受少女青睐的海螺。

右下角的那几个贝壳都很精彩，一个是织锦芋螺，它身上的花纹就像是人画出来的，为这种海螺命名的专家认为它外表花纹像一顶顶帐篷。织锦海螺虽然漂亮，但是剧毒，就像美丽的蘑菇不能吃一样。那个白色的造型奇特的海螺是我从荷兰买来的，其形状太像悉尼歌剧院，或者说悉尼歌剧院正是受到它的启发而设计的。

底部的那个叫大西洋黑香螺，虽然条纹是黑色的，但是黑中泛着金，非常吸引收藏者。这种螺生长在红树林沼泽的泥底，半咸半淡的水“孕育”了它的黑金。

左下角是身材修长的长笋螺，尖尖的螺头竟然会掘穴挖洞，然后把自己藏在石头底下。世界上笋螺有几百种，我只有一种。

长笋螺“楼上”的那个叫锦鲤笔螺，贝类专家说它长得极像天主教的礼冠。我没见过天主教的礼冠，所以无从比较。

果盘中间的那个唐冠螺是我收藏的海螺里最大最漂亮的，有11厘米，不仅条纹精美，它的外唇还武装着好几颗“牙齿”，派什么用？不懂。

我还有疣纹织螺等比较邋遢的贝壳，就不展示了，贝壳上长着“疣”和“棘”会好看吗？百姓收藏贝壳就是为了观赏，通俗一点说：好看！不好看的贝壳很少有人收藏，比如毛蚶，黑色条纹还带有黑毛，丑陋。更何况当年上海人食用了毛蚶，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肝炎；更何况很久以前上海人还用它来洗涤马桶里的污垢，彻底坏了它的“名声”。

严格地说，贝壳不在收藏的范畴，然而，变形金刚、泰迪熊、微型汽车的收藏难道也不算收藏？如果说“贝壳收藏不算古玩收藏”，似乎也不对，有时候一只从海里冲上岸的贝壳，已经好几千岁了，能说它不是“古董”？

禁不住神秘的诱惑，花了不菲的“私房钱”，终于把一只被营业员称之为“老货”的心经紫砂钵请回家来。

此钵制作精良，状态完好，口沿内敛，丰肩鼓腹，弧壁圆底，形呈扁球状，高9.5厘米，口径11厘米，腹径15厘米，底径7.5厘米，形制规整，沉稳端庄，紫泥温润，泥色深栗，外观精光内隐，含蓄温雅，极为耐看。钵的外壁按顺时针方向，以行楷书镌刻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经文结尾处镌款为“拈花寺”。全文260个字书写工整，一丝不苟，字体娟秀传神，舒朗流畅，不急不躁，恰似行云流水，令人赏心悦目。钵盂是古代佛门的僧人吃饭、喝粥、化缘之具。“衣钵”一词也指佛教中师父传授给徒弟的袈裟和钵，后泛指传承下来的思想、学术、技能等。现每月明月清风之际，捧钵在手，观照经句，念念有词，令人神闲气定，颇有禅意盈怀之感。

拈花寺是北京历史上内八大名刹之一，又在佛教界以弘扬禅宗为主的主要佛寺之一，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它位于旧鼓楼大街，创建于明代万历九年（1582），因供奉毗卢世尊莲花宝千佛诸像而称为“千佛寺”。清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重修并赐名为“拈花寺”，取自“佛祖拈花，迦叶微笑”之典故。迦叶和阿难是释迦牟尼的两大弟子。寺中大雄宝殿月台前立有一块雍正帝御制的《拈花寺碑》。

2019（第五届）上海国际手造博览会上，我被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棕编艺术摊位深深地吸引了，展台上昂首挺胸的公鸡、吐着信子的蟒蛇、展翅欲飞的仙鹤，还有蜻蜓、蚱蜢、青蛙、虾、蜈蚣、龟、金鱼、孔雀等形态各异、栩栩如生的“动物”，让人误以为进入了一个奇妙的袖珍动物园，经过观察，我挑选了三件逼真有趣的昆虫棕编。

蜘蛛（图右1），节肢动物门、蛛形纲、蜘蛛目。对其褒贬不一，但基本仍归益虫。体长从0.5厘米~6厘米不等。身体分头胸部和腹部。头胸部前端通常有8个单眼，足步4对，其种类繁多，分布较广，适应性强，能生活在土表、



中国文人书房雅具众多，印盒便是其中一种。

印盒，也称印奩、印色池等，是盛放印泥的文房用具。中国古代诗画文章，因是毛笔书写，往往要在书画前后，配之以字号斋室印章。而印盒，池浅色艳紫气液，一经此池文显灵，能使书画生动，让文章增色，因此备受文人学子青睐。

据汉代典籍《春秋运计枢》云：“黄帝时，黄龙负图，中有玺者，文曰‘天王符玺’。”这说明，印章早在四千多年前就问世了。但印盒问世就晚得多了。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印章显印，使用泥封、色蜡、蜜色、水色等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印泥。因目前传世的藏品中可看到唐代印盒，故学界一般认为印盒不会晚于唐代，并于宋代开始流行。这有宋曾巩诗为证：“印奩封罢阁铃间，喜有秋毫免素餐。”宋代的官、哥、定、越等窑均烧造过印盒。元代亦有印盒，元吉吉《两世姻缘》：“恰便似一个印盒脱将来。”不过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唐宋时代的印盒传世品甚少。

印盒到明清时至盛至荣，明代印盒多为铜制，大多圆形，面微凸起。瓷印盒则或圆或方，以明中

来自拈花寺的佛钵

蔡一宁



曾有台湾紫砂专家云，紫砂佛经“水盂”（即此类钵体）制于十九世纪末（晚清），“水盂”密刻佛经，但与佛教之礼器毫无关系，或纯为装饰之用。此言谬矣。

故宫博物院编辑、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《故宫博物院藏宜兴紫砂》一书中有一件书刻“心经”全文，铭款为“拈花寺”的紫砂佛钵（含钵盖）。据悉，雍正皇帝在文化艺术方面造诣精深，对素雅温润的紫砂格外倾心，曾命令景德镇御窑瓷器仿照宜兴器形。《雍正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文档》记载，“正月二

十一日，司库长保，首领太监萨木哈奉旨，着照宜兴钵样式另寻宜兴钵一件，交与烧造瓷器处仿样，将钧窑，官窑，祭青，祭红钵各烧造些送来，其钧窑的要紧。钦此”。可见，当时酷爱宜兴钵的雍正帝谕命景德镇仿造宜兴紫砂器物式样，烧制各种釉色瓷器。看来，此钵还是御窑各类颜色釉钵的祖本，其形制一直延续到了乾隆朝。

揭开神秘的面纱，现在拿两钵形神比对可以发现，无论是钵体形制神韵、器身所刻心经字体风格及镌刻铭款，还是泥料色泽，皆别无二致。由此判断，我收藏的此款紫砂佛钵当为清宫旧藏无疑。它是280多年前雍正帝钦定的皇家宫廷御制、臻藏的紫砂礼器，是一件集工艺、书法、宗教于一体的紫砂精品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。因钵体镌有“拈花寺”铭款，故为雍正帝特赠予北京拈花寺，并置于寺内佛前供奉的宝物，甚为珍贵。据报道，收藏有“拈花寺”铭款的紫砂佛钵在国内仅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类似的心经佛钵（称之为刻“波罗蜜多心经”水丞），有否铭款有待考证。另外，国内尚有“觉生寺”铭款的心经佛钵流传民间。

棕编昆虫

原野

树上、草间、石下、洞穴、水边、灌木中、房舍内外。总之，在水陆空都有它的踪影。

蝉（图右2），又名知了，为同翅目蝉科，约2000余种。体长2~5厘米，有两对膜翅，复眼突出，单眼3个。蝉在中国古代寓意复活和永生，这个象征意义来自于其生命周期；由于认为蝉以露水为生，因此它又是纯洁的象征；自古以来，人们对蝉最感兴趣的是莫过于其鸣声，被文人墨客赞誉、抒发高洁的情怀。

蜜蜂（图右3），属膜翅目、蜜蜂科。体长为8~20毫米，黄、黑褐色，身有密毛。头与胸几乎同样宽。触角膝状，复眼，口器嚼吸式，后足为携粉足。两对翅，前大后小，腹部椭圆形，末端有螫针，是一种有益的昆虫，专为农作物传粉。蜂蜜，一种天然的营养滋补品。

其实，棕编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，被中国文化部誉为“中国民间一绝”，主要流传于长江流域。相传明代君王朱元璋小时放牛割草，也曾穿过“蓑衣”；清代嘉庆年间（1796~1820），新繁农妇用棕叶编制拖鞋、凉鞋，至

1850年，逐步形成专门行业；二十世纪初棕编凉帽在四川等地开始流行，到三四十年代，棕编业发达昌盛，可见人们利用棕制品的历史已久。棕编虽是门老手艺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做起来却十分复杂，要将一片普通的棕榈叶变成各种小动物，必须经过选材、分叶、编织等多道工序，通过穿、插、扣、拉等方法，能编出蜻蜓、蝴蝶、蚂蚱、仙鹤及十二生肖等各种动物。当然除了需要奇思妙构外，最重要的是还要有一双慧心巧手。

摊主叫马冬兰，江苏盐城人，出生于一个棕编世家。2013年，她被上海大学艺术创意中心聘为“特邀非遗传承人”执教三年，本人许多作品得到了国内外专家肯定、好评，并曾赴马来西亚、泰国和新加坡等十多个东南亚国家举办展览。她从事棕编工艺四十多年，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特艺专委会、上海市非遗协会会员。在本次展会上，她还当场作了表演，以一把小剪刀、几片棕榈叶，经过撕、拉、传、刺等手法，瞬间在她的指尖变成了蜻蜓、蜘蛛、蝎子等动物，与真的相比，其相似度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，让人感悟：手造工艺，正作为一种生活美学重新兴起，中国民间非遗手工技艺，真是精彩纷呈、美妙无比。

文案雅具话印盒

朱亚夫



期以后较为常见。清代常见的印盒是铜、玉、瓷质的，也有玛瑙、象牙等名贵材质的，但以瓷器最为畅销，因为前人有云：“印色池，惟瓷器最宜。若瓦器，耗油。铜、锡有锈。玉与水晶及烧料俱有潮湿之弊，大害印色。”正是从实践中得出此经验，故流传下来的印盒也是以瓷器为多。

印盒的器型大多为扁圆形，中间鼓起，或见四方、六方形印

印盒是文房案头雅具，虽如今用途比往昔减少，但挥毫用印还离不开它，而且因为制作精良，适合把玩观瞻，故深受文人及藏家追捧，近几年市场行情也是一路上扬。

笔者也藏有几方印盒，当然不是皇家神品，然也别具神采。其中有一件菊花石印盒是友人于上世纪90年代所赠，采自湖南浏阳（见图）。《浏阳县志》上记载：“菊花石俗称石菊花，在县东永和镇侧。大溪水过永和市，中流石亘如洲，无基草卉，一望如旋窝堆积凹凸万状，如缕如封，色苍然可爱，有纹而晶莹，作菊花状，跗萼宛然。其中含苞半吐，殊极有趣。”故而菊花石雕刻深受古今中外人们的青睐。近代维新人士谭嗣同不仅以“石菊隐庐”来命名居室，还称赞菊花石有“温而德，野而文”的品性。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，菊花石雕“梅兰竹菊”花屏曾获金质奖，为菊花石带来“全球第一”的美誉。我的这件印盒，盖面、盖内壁一朵菊花迎风盛开，盖内数点花瓣零落成泥，与印泥正好相配，相映成趣。整个印盒天然浑成，甚有雅趣。